

第一章 青龙潭

瀑布从山涧飞流而下，在阳光的反射下，像一条银练耀得人眼花缭乱。常年受飞流冲击，沟底形成了一个深潭，当地人叫它“青龙潭”。

青龙潭水深处三米多，水面发出幽蓝的光，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。据说潭里有水怪，这怪物青面獠牙，血盆大口，常常在夜半时分出没，“逮住姑娘当水喝，逮住小伙当蒸馍”，很吓人。

午夜时分经过此处的人常常绕来绕去，迷失方向。没有人胆大到敢独自一人在夜里的青龙潭走动。

他一个猛子潜入水中，好半天不露头。

“悬乎！”旁观的小伙伴吓傻了，发出惊呼。胆子大些的铁蛋探头探脑一步一步往潭边挪，想弄个明白。胆子小的二丫吓得尿了裤子。而春妮，紧紧地闭上了眼睛，心怦



怦跳，不敢看一眼。

“哗”的一声，随着一个巨大的浪花，悬乎从水中钻出，水面激起层层涟漪。悬乎手里抓着一条约活蹦乱跳的大鱼。

“啊！”小伙伴们眼里满满的惊喜和敬佩。小姑娘春妮刚为他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这会儿也欣喜地露出了笑容。

一群小家伙找来干柴，开始烤鱼。缭绕的烟雾中，鱼香味弥漫开来。他们一个个像小馋猫似的，围着火堆，使劲儿吸鼻子。

鱼熟了，小伙伴们先给悬乎递了一块，剩余的大家分了。“好香啊！”大伙一边吃，一边咂巴嘴。

悬乎没吃，把手中的烤鱼给了春妮：“你尝尝，香不？”

一股烤鱼的香味扑鼻而来。

春妮忸怩着不知该不该接，悬乎硬塞进她手中。见小伙伴们都朝这儿张望，春妮红了脸。

小伙伴们打完牙祭，意犹未尽，一个个眼巴巴地望着悬乎。悬乎明白他们的意思。潭边一棵高大的树上有一个鸟窝，他跑到树下，双手攀树，两脚使力，噌噌几下，猴子一样灵敏。他一气爬到了树上，从鸟窝中取出七八个鸟蛋。

他下来的时候，鸟围着他飞，拼命叫唤，声音尖锐凄厉。

悬乎掏出弹弓，“嗖”的一下，正中那鸟。鸟飞了几下，像一架被击中的飞机歪歪扭扭一头栽下，受伤的翅膀还不甘心扑棱棱地抖动。

小伙伴们欢呼一声，一齐上前抓住了那只鸟。

鸟没死，只是打中了翅膀，鲜血一滴一滴流下来。

春妮走过来，看着受伤的鸟，不知怎么的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从她那清秀的脸上流下：“悬乎，咱们把鸟儿放了吧，鸟妈妈太可怜了。”

铁蛋一瞪眼：“又不是你家的鸟，你哭个什么劲！”

二丫更可气，他故意捏着鼻子学春妮的声音：“鸟妈妈好可怜啊！”大伙一阵哄笑。

那只鸟儿瞪着眼，使劲儿扑棱了一下翅膀，却无力地在原地打转。

悬乎没说话，默默地把鸟蛋交给了春妮。

春妮接过鸟蛋，抱起那只受伤的鸟，提着装满野菜的篮子，回家了。

她精心照顾受伤的鸟，给它受伤的部位涂上了白药粉，止住了血，又用菜糊糊粥喂它。那只鸟暴戾的眼神慢慢平息了，安静地接受她的抚慰。她用一团干草做了一个鸟窝，把鸟蛋放上去，让鸟妈妈和鸟蛋在一起。

她多么希望鸟妈妈快快好起来，小鸟儿破壳而出。

二

悬乎泼皮胆大，没有他不会玩的，没有他不敢做的。

村里老人说，悬乎不是一般人，命大，命硬，水怪也怕他。

悬乎爹牛老石是个铁匠，整天支着一个铁匠炉，带着大小子闷头打铁。他拿大锤，大小子掌小锤，叮叮当当，整天响声不绝。爷俩配合默契，指哪打哪，不用交流，全凭感觉。小门小户，小本营生，主要是打农具，砍刀斧子、犁耩锄耙什么的，样样在行，悬乎爹在方圆几十里也是个有名的铁匠。

牛老石打铁人也硬，婆娘已经连着生了四个小子，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巴的。怀悬乎时，牛大妈得了一场伤寒病，一场变故打乱了一家人的正常生活。为治病，牛老石咬牙借了村里李老财的高利贷。牛大妈伤寒病倒是治好了，但落下了魔怔的病根，平时和正常人一样，发作起来疯疯癫癫，摔东砸西，口吐白沫在地上打滚。

李老财早看中了牛老石家靠近青龙潭的三分水浇地。牛老石借钱的时候，他笑模笑样的，很畅快地让管家赶紧出钱，并说“救病如救火，片刻不能延误”。其实他心里憋了一肚子坏水，想趁机把牛老石的水浇地抢走。孩子生下刚到百天，他就派狗腿子上门逼债，利加利，驴打滚。

牛老石刚凑够了本，一时还不清利息。李老财不由分说，强行要那块宝地来抵债。牛大妈一气之下魔劲发作，胡言乱语，说什么娃娃是水怪，是来索命的无常，逼着牛老石赶紧把怪物赶走。

牛老石一咬牙，一跺脚，长痛不如短痛，趁夜色把老五抱到青龙潭边，扔在草丛里。他想想，又回头，脱下上衣，用破黑夹袄盖在婴儿身上，狠狠心，走了。

长短是根棍，大小是条命。牛大妈魔劲过去，哭天抹泪非要去把儿子抱回来。

“早让水怪吃了。”牛老石狠着心说。

“你真是个铁匠，心比铁都硬。”女人又说。

牛大妈一大早偷偷到了青龙潭，发现那件她熟悉的黑夹袄，一掀开，小儿呼呼睡得正香，她就赶紧抱了回来。

村里人都感到纳罕，学堂里的老先生看了，连连称奇，推算了他的八字，说此儿生下来多磨难，日后必成人物。

命是捡回来了，但牛家日子更难熬了，只能靠野菜红薯度日。

这个命硬的小子，爹娘甚至懒得给他取名。他差一点就喂了水怪，人们就叫他“悬乎”。

爹不疼娘不爱，悬乎虽被预言将来是个大人物，却并没有人正眼瞧他。

悬乎光着屁股玩尿泥，拿着石头蛋儿打飞鸟，骑在猪

背上骑“大洋马”。几米高的大树，悬乎一溜烟儿就能爬到树顶，掏鸟蛋，捅马蜂窝。下河逮鱼捉鳖，上山捉最毒的眼镜蛇，吊在树上活剥后生吃蛇胆，没有他不敢的。

悬乎面色黝黑，个头儿瘦小，身板却很结实，有一身蛮力气和犟驴脾气，那股子犟劲上来了，三头牛也拉不回来。

他身上常带着一把自制的弹弓，架子用枣木制成，用几股废弃的松紧带绞在一起做皮筋，弹性很强，一般人拉不开这把弓。子弹就是青龙河边的石子儿，那河床上大大小小的石子儿多了去了。他专挑圆润晶莹的石子儿当子弹，天天弹弓不离手，天上的飞鸟，地上的野兔，他出手又快又准，常常见他从山上捕获野兔、野鸡什么的野物回家。小伙伴们整天跟在他身后，屁颠儿屁颠儿的，悬乎成了孩子王。

春妮是个穷苦人家的娃儿，是放羊馆老孙头的独生女。她从小就明事理，人还没有锅台高，就脚下垫个草墩子煮饭，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不停手。村里人都说老孙头有福，生了个好闺女，也有人羡慕地说：“不知将来谁家的小子有福气，娶了春妮做媳妇。”

和的小伙伴们一起下地挖野菜，上山拾柴火，春妮很少说话。其他人像树上的鸟儿，叽叽喳喳嘴巴没个把门的，说个不停。她像个闷葫芦，从不开口。

有时，她靠在山坡上，望着天上的白云，看地里的庄

稼，半天一动不动地发呆。

铁蛋恶作剧，捉一只毛毛虫偷偷放在她的衣领里。

“哎呀！”她一声惊呼，双手在衣领里乱抓，又站起来使劲跳，想把虫儿赶出来。

一帮坏小子怪笑不已，看春妮的洋相。

悬乎站得远远的，脸看着别处。

一只野兔大概是被笑声惊动，从草地窜出来。悬乎手起弹落，打中了兔子头，兔子翻了个个儿，倒在地上一动不动。

小家伙们呼啦一声冲上去，抓起那只兔子。

“好准啊。”

“它跑得再快，快不过弹弓。”

“遇到悬乎，算它倒霉。”

小伙伴们围着野兔发表了一通言论，眼巴巴地看着悬乎，谁都想提走那只野兔，回村子里炫耀一下。

“送你了。”悬乎把野兔递给铁蛋。铁蛋高兴地双手抓住那只兔子，生怕别人抢走。

铁蛋提着野兔兴冲冲就要走，悬乎挡住他，用眼睛逼视着他：“野兔给你，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铁蛋望着他。

“大老爷们的，以后不准捉弄春妮！”

铁蛋望着悬乎，一脸坏笑：“你是不是看上那个黄毛

丫头了？”

悬乎挥拳欲打，铁蛋一溜烟跑远了。

为了躲开那些坏小子，也为了多挖点野菜，春妮一个人上了山。山脚下的野菜都挖光了，山上人去得少，新鲜野菜多，一下午她就采了满满一篮子。不知不觉太阳快落山了，天空倦鸟归林，地上牛羊归栏。

她提着一篮子野菜往回走的时候，突然一只野猪咆哮着向她扑来。她没有防备，本能地扔下篮子就势一滚，躲过了野猪的袭击。那野猪见一扑落空，兽性大发，张着血盆大口又向她袭来。

“救命——”她惊恐地一声大叫，吓昏了过去。

不见春妮的踪影，悬乎心里空落落的。看看天色渐晚，仿佛心有灵犀，他不知不觉地走上山，正遇上野猪袭击春妮。悬乎见状，来不及多想，手中的弹弓连发，正中野猪面门，一发打中野猪的眼睛，那野兽狂吼着负疼而逃。

当春妮睁开眼，看到悬乎，一时弄不清自己是在人世还是阴间。

“别怕，野猪已被打伤逃走了。”悬乎淡然地向春妮讲述刚刚惊险的一幕，似乎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。

春妮忽闪着大眼睛，终于缓过神来，“咚”的一下跪在他面前：“你是俺的救命恩人，俺一辈子感谢你。”

悬乎连忙把她拉起。

村里人听说这件事，都像听评书一样，不相信是真的：“个头儿长得还没有锹把高，身板瘦得像豆芽，他那样儿，能打伤一只野猪？”

每年秋季，庄稼快成熟的时候，野猪常常下山，一夜能损坏好几亩田地。庄稼人又心疼又无奈，就组成护秋队，晚上举着火把，轮流巡视，发现野猪，就敲锣呐喊，把野猪轰走。好多个精壮的男人都对付不了一只野猪，只能驱赶。悬乎小小年纪，一个不起眼的娃娃，竟能抵住那野兽？

怀疑归怀疑，春妮不管，从那以后就把悬乎当恩人供着，衣服烂了给他缝，有了好吃的给他留着。从小缺少疼爱的悬乎，感受到了一种温情，终于有人挂记自己了。

他坚硬的外表下，内心被什么东西慢慢暖化了。

三

悬乎自小一个人野惯了，饿了啃口红薯，渴了喝口凉水，脚上穿着露着脚指头的开花鞋，身上穿着分不清颜色的破褂子。童年里都是辛酸和孤独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他的特立独行，他那弹弓神技，都让小伙伴们津津乐道。

一次，二丫和铁蛋在一棵柿子树上看到一个透红的柿子，拿着长长的竹竿想把它摘下来，可是踮着脚，扬着



头，怎么够也够不着。悬乎手持弹弓，只一下，那个红柿子就应声而落，悬乎扬手接过，交给二丫。二丫家里四个姊妹，他是独苗，爹妈拿他当宝贝，给他取了个女孩名。二丫捧着柿子，眼睛里满是钦佩，恳求悬乎给他做一个弹弓，教他打弹弓的本领。

后来越传越邪乎，说悬乎的弹弓指哪打哪，说打鼻子不打嘴，说打眉毛不打眼，更有甚者，说他能闭着眼睛打苍蝇。

村里的小伙伴们几乎都缠着让悬乎给做弹弓，每天只要他出门，身边能聚一堆人。对于围着他打转儿的小伙伴，悬乎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，削根坚硬的枣木为他们制作弹弓。但一样的弹弓，到了这些小伙伴手中就不灵了，打出的子弹没准星。二丫手持弹弓，到处追着鸟儿打，别说是飞禽，就是家里养的又笨又慢的老母鸡也打不中。怎么练也玩不转，二丫他们只好屁颠儿屁颠儿跟在悬乎身后看他的手法，过过眼瘾。

悬乎还有一手绝技，就是自制土手枪。他把河滩上的干泥巴揭下一层，晒得又干又硬，用砍柴刀削成手枪的样子，然后用草木灰染黑，跟真枪一样。小伙伴们都觉得好玩，求他做手枪，掀起新一轮“军备竞赛”。几天的工夫，村里的孩子们人人手上一支土制手枪。

穷孩子的欢乐，也让富家阔少忌妒。一天，村里李老

财的大少爷李富贵，拿着一包花花绿绿的洋糖果对悬乎说：“你若给我做一把和你那把一模一样的弹弓，我就把这包糖送给你。”

悬乎厌恶地“哼”了一声，都没正眼瞧一下那些糖果，转身就走。

李老财是方圆数十里有名的财主，良田百顷，贪得无厌，仗着堂弟在省里当治安厅长，勾结官府，欺男霸女，一肚子坏水。好几户人家因借他的高利贷，被逼上绝路。他看中的好地，看上眼的黄花闺女，总是想尽办法拿到手。村里人背地里都叫他“假善人”，遇到他都绕道走。

李少爷见悬乎不买他的账，眼珠子一转，一把拉住他：“如果你同意，我让你到我家学堂听讲。”

李少爷虽横，但外强中干，欺软怕硬，知道悬乎不好惹，不能霸王硬上弓，就挖个坑儿让悬乎往里钻。

悬乎心动了。

他家穷，做梦也不敢想进学堂。但看到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进入李老财开设的学堂，他心里直痒痒。每次路过学堂，听到私塾老先生教学生们读书，那琅琅的读书声让他像被人点了穴一样，挪不开脚步，不由得在窗外听得入神。

一次，他正在墙根偷听，窗户里一盆水泼了出来，浇了他一身。学堂里传来大笑声。李少爷阴阳怪气地说：

“穷棒子，还想读书！”

那是他一生中的奇耻大辱。

谁知，李少爷现在竟会想出这一招来对付他。

面对这个让人厌恶的少爷，悬乎心里像吃了苍蝇一样，可对读书的渴望让他的心松动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李富贵洋洋得意。一物降一物，他知道这一招管用。

悬乎犹豫了好久，点头答应了。

悬乎进入了学堂。他的记忆力超强，异乎寻常的聪颖。

那个断定他将来会成为人物的老先生，在学堂上摇头晃脑一通之乎者也，让富人家的孩子像听天书，但悬乎很快就能领悟、背诵。老先生也格外喜欢这个后生，背地里给了他识字本和毛笔。悬乎舍不得用，常常用树枝在地上画，后来又用猪毛自制毛笔，用清水当墨汁，一有空就在石头上写字。

悬乎以这种方式接受了启蒙教育。为了读书，他违心地又给李少爷做了一支泥巴手枪。

好景不长，李老财发现这个穷棒子竟进了学堂听课，并且聪慧过人，他心生歹意，让狗腿子上门向悬乎父亲讨要读书费。

牛老石气极了，吃亏上当只有一次，经过借债风波，

牛老石一辈子不愿再和假善人打交道，哪怕说一句话都觉得脏了舌头。没想到不争气的悬乎又上了李老财的道儿，牛老石一气之下，把先生送给悬乎的毛笔和本本都扔进了炉灶里。

为了还债，悬乎上山捕蛇挖药。心中不平，他使着砍刀对着一棵树发泄，仿佛那光秃秃的枯树就是李老财的光头。这还不解气，他用脚使劲地踹树，想要把枯树连根踹倒。不料，惊动了一条一米多长的眼镜蛇，猝不及防一下把他缠住，越缠越紧，他都快要窒息了。

但悬乎没有慌乱，双手又准又狠地握住了蛇的七寸，使尽吃奶的力气，越掐越紧。

悬乎把恶毒的眼镜蛇当作了李老财，他两眼喷着火星，和毒蛇僵持着。

他和蛇比耐力，比意志。最后，蛇没抗过他，慢慢地失去了攻击力。

当他带着捕获的大蛇出现在村里人的面前时，人们都张大嘴，瞪大眼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不由他们不信。

观热闹的人都散去后，只有春妮一直站着，一双美丽的丹凤眼看着他，看得他浑身不自在。

“我脸上有花有芽吗，你这样盯着？”他心虚地低头看着脚尖，脚上那双春妮刚给补过的鞋由于和毒蛇相斗，又开花了。

春妮不语，拉他在院子里的石头上坐下来，脱下他的鞋子，一针一线缝补起来。

在她面前，他像一个听话的孩子。

院子里很静，只有一群蚂蚁在地上爬，它们忙碌地爬来爬去，似乎在搬家，又像在建新巢，一个个都十分卖力。

夕阳洒在院子里，照在春妮的脸上身上。春妮穿着家常粗布衣服，浑身透着质朴的气息，白皙的脸上透着自然红晕，淡淡的眉毛，眼睛清澈水灵。晚风吹过，吹拂起她额前的刘海儿，那黑乌乌的发丝，像上了油彩一般。她气定神闲，专注地给悬乎缝鞋。夕阳斜照，把她的身影拖得长长的，像一幅水彩画。

春妮缝完，亲手给他穿上，吐气如兰：“你，以后要学会爱惜自个儿。”

悬乎长这么大，第一次听到有人以这种柔软的语气对他说话，这句话让他感觉暖暖的。

四

满山遍野一片绿意葱葱，山坡上开满了各种野花，空气中有一股让人心醉的花香气息。

悬乎身背砍刀到山上打柴，心爱的弹弓挂在腰间。

有人疼的日子令少年悬乎的身体里激荡着快乐的力

量。他穿着粗布衣衫，虽然旧，但被春妮洗得干干净净。汗褂子里还套着一件小肚兜，那是春妮担心他上山砍柴，肚子受凉，特意为他做的，穿在身上，他甚至感到一股春妮的气息。以前，他总是光着膀子穿破衣衫，一身的汗酸气味。他腰上别着一双新鞋，是春妮一针一线给他纳的千层底，他舍不得穿，山路坚硬，磨鞋。他宁肯光着脚板走山路，也不愿让新鞋受磨。只有快到了村口，他才在山泉边洗过脚，小心翼翼地穿上。他怕春妮看到他光脚板子走路，责怪他。

感受着春妮无处不在的气息，他浑身都是力气。

不到半晌，他就打了满满一担柴，还打了两只野兔。他看到一棵高高的槐树上有一个鸟窝，三下两下就爬了上去，看到里面有一窝鸟蛋，这可是顿美味。他刚想把鸟蛋揣入怀中，突然听到头顶传来尖锐的鸟叫声，一只大鸟盘旋着，拼命向他鸣叫。

这是鸟妈妈吗？他的手停了下来。

他想起了人们说过的他生下来就被丢在青龙潭边的事儿。

他想起了春妮对他说：“以后不要掏鸟蛋了，鸟妈妈会伤心的。”

春妮出身穷苦，富有爱心。

老孙头别无长技，以给李老财家放羊谋生，风里来雨



里去，日子过得无滋无味，难得露出笑颜。孝顺善良的春妮善解人意，忙完地里忙家里。女大十八变，在苦难的岁月里，她像山间的野花，悄悄地绽放，出脱成一个水灵灵的姑娘。

想到春妮，他把鸟蛋又放回了鸟窝。他心里说，以后，再也不掏鸟窝了。

当他挑着沉甸甸的干柴下山时，看到二丫一脸焦急地向他跑来：“快去看看吧，春妮家出事了。”

悬乎扔了柴挑子，急切地问：“咋回事？”

“李老财那个老坏蛋，有了三房太太还不满足。他看中了春妮，要她做四房姨太太。老孙头不从，一气之下上吊自尽了。”

悬乎撒腿就朝春妮家飞奔。

昨日还宁静祥和的一家，现在变得一片死寂。老孙头躺在地上，春妮已经被李老财的家丁抢走了。

悬乎跑到李老财家门口，门口两个张牙舞爪的大狮子旁，站着两个家丁挡着路。

“李老财，放了春妮！”他一头撞向挡道的家丁，家丁接连后退了几步才站稳。悬乎边骂边冲进院子里，被几个家丁一起摁倒，反背双手。

李老财含着一把铜色的水烟袋，拄着文明棍，踱着八字步走出来，看看他：“哪来的野小子，再不滚，让狼狗